

地下党

潜入途径
联络方式
托梦
投敌

「长篇小说」

杨少衡 著

亲爱同志
寇仇

休眠指令
死亡

复活手段
启爆

地下党

〔长篇小說〕
杨少衡／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下党 / 杨少衡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112-1701-1

I. ①地…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0060号

地下党

著 者: 杨少衡 著

出版人: 朱 庆

责任校对: 陈晓丹

责任编辑: 高 迟 郭玫君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策划编辑: 王树兴 邓微星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50(咨询), 67078237(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hs@gmw.cn guomeijun@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310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1701-1

定 价: 35.00元

目录

CONTENTS

步步深陷

第一章
【001】

巷口风波	002
身份之谜	015
陷阱丛生	026
隐秘暗号	039
惊险劫狱	049

生死相约

第二章
【053】

家逢巨变	054
战火情深	065
围剿	076
特殊使命	088
以死归队	100

隐忍暗线

第三章
[113]

似是故人来·····	114
国恨家仇·····	124
秘密接头·····	133
庄园遭难·····	145
台岛迷局·····	159

笑靥如花

第四章
[173]

电台危机·····	174
死而复生·····	185
“血手”出现·····	196
惊天消息·····	207
阿姐的替身·····	218

绝境穿梭

第五章
[233]

“草船借箭”·····	234
三哥从天而降·····	246
绝地突围·····	258
孤岛血战·····	267
金门遇袭·····	276

尾 声

[287]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岁。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参谋，上尉军官。

地壳

巷口风波

今天这个日子果然不对。吉普车刚刚开到路头，前方突然发生意外，“砰砰砰！”一连三声枪响，声浪骇人，街巷为之震撼。

司机小陈忙踩下刹车，扭头看大姐，神色紧张。

大姐说：“不慌。我去看看。”

她开门跳下吉普车。

两小时前，大姐以“家中做节”为由，向自己的顶头上司警备司令部军需处主任请假。主任诧异，问今天什么日子。大姐回答，是民国三十七年旧历四月二十，新历1948年5月28日，星期五。她母亲认旧历。

“你家什么节？”主任问。

其实就是做忌。“做忌”“做节”，土话讲起来差不多。

主任没再多问，准假。

“钱金凤你小心点，”他交代，“今天日子不对。”

大姐请长官放心，她知道外头怎么回事，不会自找麻烦。

处里的司机小陈奉主任之命到港口拉一筐香蕉，大姐请他顺路捎一下，小陈满口应允。大姐人缘好，平时会帮人，需要的时候，别人也乐意帮她。

“没给老妈带好吃的？”小陈随口问。

大姐指指身上的挎包：“几块生仁糕。吃不？”

小陈称不敢，钱参谋带回家孝敬老妈的东西，别人吃不得。

大姐交代：“长官吩咐今天日子不对，多加小心。”

“钱参谋福气大，一路平安。”小陈说。

这话没说准。他们一出门就碰上下雨，雨点啪啦啪啦，在车顶篷上打出一片声响，前窗白花花的，雨势不小。小陈让雨刮器左右摆，放慢车速。转过两个路口，前边大道拐弯处突然一片嘈杂，黑压压涌出大队人马，浩荡人流冒雨朝这边滚滚而来。

大姐一指前方右侧巷子：“快！往那里！”

小陈迅速加大油门，让车往前冲，再一打方向盘拐进小巷。小巷巷道很窄，弯弯曲曲，巷道边停着一辆自行车。大姐打开车门跳下去，把挡道的自行车拖到一边，指挥小陈把车开过来，躲过大路上轰然经过的人流。转眼间脚步声哗哗哗传进巷子，伴随着阵阵喊叫，还有齐唱。大姐和小陈站在吉普车旁，从窄窄的巷子看着人流穿过。

是一场大游行，队伍前打着“厦门大中学校生反对美帝扶植日本大游行”横幅，两千余名男女学生举着厦门大学、厦门侨师等校牌在雨中前进，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呼喊“救国不怕雨打”等口号，群情激昂。

学生们酝酿大游行时，警备司令部已经获得情报，断定为共产党地下组织暗中策动。昨日上午市政府召集各大中学校长教员二十余人开会，市长亲自主持，设法阻止这场大游行，未能奏效。今天上午全城军警全面戒备以防不测，大姐请假时，主任所谓“日子不对”指的就是这个。

大姐不能给自己招惹麻烦，她和小陈紧急避让，躲进小巷，直到学生们走远才退出来重新上路。远远地，他们还能听到学生的呼喊与高唱。

我们家住渔港附近，小陈匆匆赶路把大姐送达。没想那边躲过学生呼喊，这里还藏着三声枪响。我们家所居小巷的巷口有块空地，左前方是海湾，时值涨潮，渔港里的小渔船小舢板随海浪起伏，海风里有一股咸腥味，空地近侧人来人往，路头地角聚了些摆摊挑担的小生意人，卖针头线脑各种杂货。枪声一响街面大乱，摆摊的慌忙收摊，挑担的飞跑躲避，路人大呼小叫，比市区学生游行场面还要紧张。

有大声喊叫从前方传来：“放开！放开！”

“不许动！老实点！”

一群人团团扭打，在巷子口空地处。扭打双方实力悬殊，人多势众的一方有五入，均着便衣，其中三个动手抓人，两个站在外围，手中抓着短枪，刚才那三枪是他们打的，对空射击示警。被便衣团团围住的对对手单枪匹马，穿长褂，头上还有顶黑礼帽，高个儿，模样精壮，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拼命挣扎。寡不敌众间，已经被扭住两手，别在身后，整个人给压在巷子口五脚距的边墙上。

“五脚距”是土话，指的是沿街房屋前的走道。闽南一带城镇沿街多为两层房屋，建房时一楼门面往里缩，二楼则从上空往街面伸出一截，各家各户的房子都这样，就在楼下形成一条沿街走道，据说这种走道称五脚距是因为宽约五个脚掌。南方海边雨水多，街道两侧的五脚距挺实用，过往行人雨天行走可不必带伞。

大姐紧抓吉普车门的手把，站在车旁静观巷口五脚距边的骚动，随时准备应急上车走开。大姐回娘家一身寻常打扮，没有军服保护，加上有事在身，宜避开任何危险场合，此时此刻从安全考虑，三十六计走为上，但是她犹豫了片刻。

前方喊叫陡然大起。

“干你姆！放开！”

“找死！”

大姐一愣，情急中顾不得跟小陈招呼一声，快步扑上前去。小陈发觉不对，跳下车跑步跟上，他穿军服，中士领章，手里抓着一支短枪。

两个便衣把他们拦在外围：“干什么？”

大姐没回答，眼睛盯着前方。被扭住胳膊的人还在挣扎，他的礼帽滚落在地上，露出一个光头。三个便衣把他死死压在墙边，上了手铐。

大姐喊：“阿康？”

光头转过脑袋：“是我！阿姐！”

大姐掉头看身边拦路的两个便衣，其中一个中年人，个头较高，头戴礼帽，黑衣黑裤，不动声色；另一个年轻点，身材矮胖，剑拔弩张，平端着手枪。

大姐断定中年人是头头，当即开口：“请问是哪部分的？”

头头不答，他身边的矮胖个儿反问：“你是谁？”

小陈抬出警备司令部，说这位女士是警备司令部的钱参谋。厦门地面，哪个人不知道警备司令部？别找事。

中年便衣头头不好惹，立刻指着小陈对矮胖子下令：“下他枪。”

小陈大喝：“别动！”

只一眨眼，便衣围拢过来。小陈退到大姐身边，一边吆喝，一边提枪对住便衣头目。双方僵持，大姐不慌不忙发话。

“小陈，敢要就给。”她说，“看他们怎么把枪送回来。”

她把便衣丢下不管，抬腿朝巷口走，在几支枪口下走到双手受铐的年轻男子身边。

年轻男子看着她笑：“阿姐欢喜？”

大姐抬起巴掌，抽了男子一个耳光。

“你死哪里去！”她张嘴就骂，“没爹没娘吗！”

男子抽口气，抱怨道：“阿姐，下手轻点。”

大姐抬手又是一巴掌，打得比上一掌还重。

“让你长点记性！”

男子不改笑脸，继续抱怨，说今天倒霉，挨了便衣老总一顿揍，人家分不清青红皂白也就算了，阿姐这是干什么？自家老三知根知底，别这样下手。多年不见，见面欢喜，他要是没爹没娘，怎么会在这里？

大姐转身跟便衣头头交涉。

“恐怕有些误会。”她问，“我家老三闯什么祸了？”

“什么老三？”

大姐告诉对方，她是这男子的大姐，他们是亲姐弟。

便衣头头当即表示怀疑：“不对吧？鹧鸪鸽子混一窝？”

大姐让对方仔细看一看，他们亲姐弟长得不太像，大姐个子不高，小弟个头不矮，眼睛鼻子各长各的样，只剩一副高颧骨有点像，因为他们父亲长的是这种骨头。她是家中大姐，所谓“大姐大姐头”，小弟的事情她管。

“他惹你们什么事？”她再追问。

便衣头头说惹的是大事，“土共”。

大姐不禁发笑，转头夸奖老三有出息。几年不见人影，阿姆天天骂，不知道人死在哪里。真是跑去当“土共”吗？

所谓“阿姆”是土话，说的就是母亲，也称“老姆”。“土共”是蔑称，老总

们以此形容本地共产党人员，“土共”多土生土长，亦称地下党。民国三十七年初夏这个时间，国共内战已经进行了两年多，逐鹿北国的共产党解放军日益壮大，南方大片国统区的地下党乘势而起，与解放军遥相呼应，已经成为国统当局的心腹大患。

年轻男子大声叫屈，连叫阿姐别听乱讲，他不是“土共”，只是个做小生意的。当年告别老母和姐妹，横下一条心离乡谋生，一跑跑到南洋，几年过去，止不住想念家中亲人，于是穿件长褂，买顶礼帽戴回家。哪想刚上码头，到了渔港，没到家门口，几个便衣老总就扑上身来。

便衣头头不吭一声，让他俩说。他悄悄使眼色，手下便衣相继挪动位置，堵住大姐和小陈的退路。

“想干什么？”大姐发现了。

头头不动声色，称今天厦门学生大游行，共党分子借机大肆活动，这个阿康秘密潜入厦门，行踪早被掌握。今天该嫌犯窜到此地与人接头，发现不对试图逃离，受到缉捕。到底是不是“土共”，到厦门搞什么，跟谁接头，或者如他自己所称只是个做生意的南洋客，带回去自有办法问清楚。

“你们尽管去问。”大姐说，“今天先给我留着。”

她告诉便衣，她这个弟弟家中排行老三，大名钱世康，小名阿康，一向都是良民，人长得高，书读得好，可惜生逢乱世，从小遭罪。前些年日本军队占领厦门，他受不了鬼子欺压，离家出外谋生，一走无影无踪，无音无信，让母亲和家人满世界找，万分焦急，说来很是不孝。如果他居然当了“土共”，变成党国罪犯，那就是大逆不道，让便衣长官追着抓也算活该。今天下午却不好这么抓走，人得先留给她，有自家私事要办。她准备亲自过一过堂，看看老三是不是真的长了本事。警备司令部是干什么的？她见过不少共产党，土的不土的，真的假的都有，她知道共产党什么样。

“明天你们可以到司令部找我要人。”她说。

便衣头头不吃这一套，坚决要抓，而且不只抓一个。他声称所捕阿康为重要嫌犯，无论是谁，都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行动。阿康到此接头，任何相关者均负有嫌疑，因此还要委屈钱参谋等两位跟弟兄们走一趟。

大姐冷笑：“我们也抓？”

“一起去搞清楚。”

大姐转头吩咐小陈握紧手枪，这里无论哪一个胆敢妄动，尽管开火，格杀勿论。今天大中学生游行，全城军警高度戒备。她是警备司令部上尉军官，身负机要使命，携有机密物品，不容侵犯。

大姐携有什么机密物品呢？半小时前坐上吉普车，她告诉小陈挎包里有几块生仁糕，要带给母亲吃。生仁糕是本地土产，以花生仁为主要原料，研磨得细如面粉，添加食糖等配料，做成小块状，含到嘴里即化，既绵且甜，非常适合缺牙少齿的老人享用，这种食物显然不够机密。但是包里真的只有食品吗？从司令部往渔港的路上，因为遇到学生游行以及巷口枪声，大姐两度紧急下车查看应对，挎包一直背在肩上，片刻不离。如果物品无关紧要，为什么不能随手置于车上？挎包相当显眼，不可能不受注意，一旦她被带走，毫无疑问会被搜查，如果包里装有麻烦物品，事就大了。

忽然有两个人从巷子里奔跑而出，一老一小两个女子。老的一头花白，个子矮小，身材瘦弱，背有些驼，却快步如风，人隔得老远，声音已经先到了。

“该死的！在哪里？在哪里？”她在咒骂。

大姐急了，大声回应：“阿姆，不要过来！”

母亲哪里肯听，跑到巷口，一看被上了手铐、让便衣压在墙边的年轻男子，她扑过去一把揪住：“死崽！真是你啊！”

老三咧嘴笑：“阿姆，我回来了。”

便衣七手八脚把母子俩拽开。母亲跺着脚，骂恶狗扰人。便衣们几支手枪一起逼住，命令她走开。便衣头头大声喝，声称他们在这里抓捕“土共”，阻拦公務者以通匪论处，帮助嫌犯抗拒者就地正法。

母亲一听老三成了“土共”，顿时火冒三丈。

“天杀的你们才是‘土共’。”她骂便衣，“头顶‘土共’到脚底。”

大姐不让母亲再闹，大喊：“澳妹过来。”

随母亲赶来的年轻女孩应声而动，当大姐的帮手，把母亲架到一旁，与便衣脱离。母亲挣着身子不想走开，大姐指着便衣手中的老三问：“阿姆要不要他？”

“要！”

大姐让母亲先回去，在这里争只怕反而坏了阿康。事情交给她办，她保证把

人毫发无损领回家。趁乱中，大姐悄悄把自己的挎包挂在澳妹的肩膀上。

母亲拒绝离开，要守在这里，不让挨枪子的家伙们抓人。便衣头头不动声色，称老人想走也是不可以的，今天凡与嫌犯有关的都有嫌疑，老的小的无一例外。既然敢来露面，那就一起扣押，统统带走。

便衣头头很硬，声称不放过任何一个，却不急于行动，避免立刻发生冲突。大姐断定对方是在拖延时间等待后援，估计事先已有安排，援兵正在迅速赶来。这时有何办法？奋力一拼？对方有五个人，自己一方刚好也是五个，问题是人家五条大汉全副武装，自己一方三女二男，一门老小手无寸铁，老三钱世康被手铐铐住，仅司机小陈有一支短枪，寡不敌众，相搏有如自杀。

老三说：“阿姐你发话。”

他朝便衣头头使了下眼色。

这是什么意思？所谓擒贼擒王，一旦需要，大姐一声号令，老三先发制人，用身体和手铐攻击便衣头头。如果小陈及时举枪配合，或许可以反制对方，争取一点主动，但是风险很大，胜算很低。

大姐再次努力，指着小陈的吉普车提出一个办法：请几位先生跟她一起到警备司令部走一趟，可以带上老三，大家到那里去说，不必在此地僵持，让众人围观。母亲和澳妹与此事无关，先回家去。

“不行！”便衣头头喝止，“谁也不许走！”

大姐恼火，问便衣头头是不是一意孤行要火并一场？不怕军法处置和行刑队的排枪吗？对方冷笑，称不必多嘴，今天“土共”在这里接头，来一个抓一个，无论老三老四。别说一个钱参谋，即使警备司令长官亲自前来接头，也是先抓再说。

大姐大喝：“小陈准备。”

老三悄悄躬下身。

枪声忽然响彻海湾。散在空地边、巷子内、港湾处，四下里远远围观的人们如雀群惊起，顿时四散，眨眼间跑得精光。

两辆兵车冲进巷子口，一辆军用吉普紧跟着—辆运兵卡车，卡车上站着几排荷枪实弹的士兵，驾驶棚上架着机枪。有人从卡车上开枪示警，枪口对着天空，让枪声弹压巷子口的骚乱。军车停在空地上，十几个大兵从车上跳了下来。

大姐手心冰凉。对方援兵到了，无力回天。

吉普车上下来一个上校军官，个头不高，威风凛凛走到巷子口，后边跟着两个随从。

他忽然把大盖帽一摘，对着母亲喊：“阿姆！”

母亲大骇。

居然是母亲的大儿子，钱家老大钱勇。一见是自家大哥，老三大笑，举起手铐高喊：“大哥救命！”大姐则在一旁大声抱怨：“吓死人了！怎么不早点到！”

“这是干什么？演的哪一出？”钱勇追问。

形势骤然逆转，场上便衣面面相觑，脸色俱变。便衣头头试图稳住阵脚，抓起枪大声威胁，称这几人涉嫌乱党活动，需缉捕归案，任何人不得阻扰，否则涉嫌同谋。

钱勇回头，对身后两个军官下令：“你们处置。”

他伸手扶母亲，示意大家跟他走。便衣头头大叫：“不能走！”

钱勇指着便衣头头发话，说本部官兵“剿共”来到厦门，弟兄们军务在身，任何人不得妨碍，扰乱滋事者统统拿下。

大兵们把便衣头头及其手下团团围住，不由分说，强行缴械。

便衣头头大叫：“钱上校！我有话说！”

大哥不听，带着家人迅速离开巷口。

他们穿过巷子，走进巷中一幢木屋。两个头戴钢盔、背着美式卡宾枪的卫兵即于大门两侧布岗，勤务兵提着一个竹编礼盒跟进家门，礼盒沿粘着一圈红纸。

一家人忽然历险，意外获得转机，看似偶然，实有缘故，其中缘由正与这个礼盒相关。所谓“今天日子不对”，其实不是不对，是非常对，事情如果不是出在今天，实不知结果如何。

大哥钱勇带着一团兵于昨日抵达厦门。大哥所部原驻防上海，日前全师奉命移防闽南，大哥是副师长兼团长，率本团打前站乘轮船先到厦门，临时驻扎于市郊乡下。他记起今天是旧历四月二十，特地赶回家来。听说学生游行，军警如临大敌，他有意带了些大兵，开着军车回家，摆开架势制造动静，不为衣锦还乡，是想驱鬼——一队大兵无疑具有相当威慑力，足以让人有所顾忌。没想到未进家门，大兵就派上了用场。

小巷中这座木屋有两层，却很局促，楼下是厅堂、厨房和偏房，楼上有几间

卧室，狭窄陡峻的木阶梯紧挨墙边，从楼下斜架到二楼梯口，楼下后部厨房有一个后门通向后院，后院里有一口井。木屋里弥漫着一股香火味，从前厅靠墙的供桌上飘出来，那儿有一只香炉，香炉上插着成束燃尽的香。

家门一关，大哥厉声发问：“你们都干些啥了？”

母亲也开口：“谁是‘土共’？”

大姐替大家回答，说全家都是好人，没有“土共”。母亲问为什么便衣抓着不放？大姐说时局混乱，军警、特务都在抓人，不免经常搞错，他们警备司令部也常搞错。

“早跟你们说过，千万不要去沾这种事！”母亲着急。

澳妹傻呵呵掺和：“‘土共’怎么了？青面獠牙，共产共妻？”

母亲大声：“知道就好！”

澳妹问：“大哥，真的共妻吗？”

大哥生气：“胡说什么！”

大姐也训斥澳妹：“好好读你的书，别跟大人嚼舌头。”

老三阿康在一旁打趣：“今天全家团聚，随大哥一起‘剿共’去。”

大哥瞪眼睛：“老三这话有‘土共’味。”

阿康坚决否认，他不是“土共”，便衣搞错了，大哥不要怀疑。

大姐制止：“别吵，不早了。”

今天这个日子比较特别，除了学生游行，还有钱家做节。学生游行不是每年都有，钱家做节却是一年一度。旧历四月二十于别人家不太有意义，只有钱家人把它当个日子，其中原因很模糊。钱家儿女从小都知道这一天家中做节，母亲会想办法给大家弄一桌好吃的，召唤家人团聚，有如除夕。每到这一天，母亲都要从柜子下取出香炉摆上供桌，从早到晚烧香，吃饭前还依例烧纸钱，用一个旧搪瓷面盆，把纸钱放在盆里，置于厅中烧化。闽南人家多迷信神鬼，到处有庙，遍地神明，初一十五烧香拜佛，大节小节诸灵保佑。母亲跟别人家不同，一年中只有几个日子要做功课，四月二十是其中之一。烧香烧纸通常是祭奠亡灵，在死者忌日进行，钱家有谁死于四月二十？为什么要拿这一天烧纸？儿女们都猜这个忌日与父亲相关，母亲却含糊其辞，从不明说。母亲自有母亲的理由，久而久之，一家大小都习惯了，知道这一天是让全家聚一聚吃一吃，让母亲烧一炉香化一盆纸的日子，如此而已，无须多问其他。

今天这个日子尤为特别，离家多年的老大老三两个儿子不约而同相继归来。他们赶在今天回家，无疑是想让母亲高兴，不料老三归来引发了一场巷口风波，一家人一起历险，还好老大也为同一个日子赶回家中，恰巧把风波强行压下。

傍晚时分一桌菜做好，大姐澳妹招呼大家上桌。大姐拉出塞在木柜底下的旧脸盆，让母亲烧纸，随手把柜面上的杂物整理一下。柜面一角丢着一个挎包，是大姐从司令部带回家的挎包，它一路不离大姐肩膀，只在遭遇便衣，眼看要出麻烦之际，被大姐偷偷转挂到自家澳妹的肩上。

大姐对着挎包向老三钱世康使了个眼色，老三点头表示明白。

他们看着母亲烧完纸，端着一盆纸灰去了后院。该仪式历来由母亲自己操办，从不让儿女插手。待母亲走出厅堂，大哥钱勇忽然发话。

“包里有什么？”他问。

大哥眼光锐利，居然注意到大姐刚才使的眼色。

大姐笑：“大哥比我们司令管得还宽。”

“别打岔。什么东西？”

老三也笑：“大哥还是不看为好。”

“给我。”

大哥不由分说，抓过挎包，打开。挎包里并无生仁糕，却有一个小木盒子。打开小木盒，里边垫着棉絮，棉絮中包着一只玻璃管，是一只真空管。

为什么这个挎包让大姐那般用心？原因在这里。真空管亦称电子管，是无线电通讯的关键零件，此刻属于军事物资，受到严格管制。刚才在巷子口，大姐实不应带着这个物件踏进险地，从安全考虑，应当不管不顾，掉头离开，三十六计走为上，哪怕眼睁睁看着自家老三落在便衣手里。大姐没有躲开，反而铤而走险凑上前去，飞蛾扑火一般，实是以命相搏，如果她的警备司令部军官身份未起作用，这个挎包以及包里的真空管落到便衣手里，大姐难逃罗网，足以送掉性命。

现在她还是暴露了，在自家大哥眼前。

“这是什么？”大哥追问。

老三笑了一声，出面解释，说明这不是什么玻璃管子，是钱。眼下这种东西尽由军方掌握，外头有人用得着，却很难拿到，所以很值钱。

“骗我？”

门口突然传来叩门声，卫兵在门外大声叫唤：“报告长官！”

“干什么？”

“客人求见。”

大姐眼疾手快，把桌上的小盒子重新塞回挎包。母亲听到敲门声，急忙从后院回到厅里。大哥安慰她：“阿姆放心，没事。”

他喝令把人带进来。

求见者进门，家人个个吃惊：竟是刚才那个便衣头头和他的矮胖手下。

这个人执著，本地土话称之为“死绵”，巷子口没有得手，被大兵下了武器驱走，只过一两个钟头，居然转身打门闯到家里来了。与刚才的杀气腾腾不一样，此人上门时变得客客气气。他拱手，称刚才急于公务，有所冒犯，过后一打听，心里很不安，请多多包涵。他听说今天是个特别日子，这里一家人团聚，因而不顾冒昧，登门致歉。同时道喜，表达一点心意，今后大家好见面。

他们带来了一瓶酒做礼物，是美国威士忌。

大哥问：“你们什么人？”

矮胖子介绍说，中年便衣头头名叫柯子炎，是保密局特派员。矮胖子本人叫刘树木，带省政府调查室一个行动小组听柯特派员调遣。

“特务啊。”大哥说，“不打不相识。”

柯子炎笑笑：“其实有些渊源。”

他声称与大哥确实只是初见，与大姐却不是。巷子口忽然相遇，觉得面熟，后来才想起来，当年在漳州见过。他记得看过钱参谋演戏，当时她还是师范学校学生。

“吴先生可好？”他问。

“你认识？”大姐问。

“是故人。怎么没见他？”

大姐说：“他在台湾。”

“我也从台湾过来。”

“特派员过海抓人？”

柯子炎不作解释。

他提到的吴先生叫吴春河，是大姐的丈夫。吴春河在台南一所中学教书，大